東甌張文忠公奏對稿卷之六

辭恩典

伏承

恩命優渥加遷踰常　寵錫先人廕及後嗣度德弗稱揣分匪宜已具本懇辭然愚情有未盡者不得不爲　皇上一陳之也竊謂君臣相遇自古爲難君臣相保自古尤難相遇爲難者難以正也不正則爲苟合非相遇之道也相保爲難者難以誠也不誠則爲苟容非

相保之道也臣本草萊之人原無台輔之望
幸早有聞於父兄師友而是是非非善善惡
惡之心並不敢自欺因從議禮之末過蒙超
擢由夫人視之爲至榮也由臣之自視爲至
難也所謂難者何也正道之難行誠心之難
盡也臣始爲一介書生輒犯
朝怒生死在於呼吸身家危於旦夕幸而免者
惟一點孤忠照臨　日月之下而已此之爲
難猶未也既以責臣以兵曹之佐也如華邊
方之債帥裁冒濫之冗官是大觀怒於人矣
既又委臣以總憲之任也如決大誣之寃獄
汰不職之御史是又大觀怒於人矣此之爲
難尤未也迨夫任臣以內閣之官也臣知其
難也極矣非敢以爲榮也臣初之是任也即
語同官曰斯密勿地也　聖天子臨之在上
爲君難爲臣不易也又睹文淵閣中壁揭
先師孔子像語同官曰吾夫子臨之在上畏天
命畏聖人之言也又切念前此內閣諸臣多

不能以禮去位語同官曰人臣之位至此極矣覆車相尋往轍可監也夫受代言之責者苟有一毫私意干乎其間則欺天矣夫守正道者多不便於行私秉誠心者自不容於假借且如前者金獻民等一將之功未成假叅隨陞官者幾六十人又如近者伍文定一將之命方下托姓名奏叅隨者餘三十人此皆內外權門子姪親故之輩臣擬票必欲一切革之此何等覯怒也奸商白倉輩連年買窩賣窩阻壞鹽法內外分利失誤邊儲臣擬票必欲盡禁絕之此何等覯怒也停雲南運銀三十萬兩表裏數千疋內外夤緣者失利此又何等覯怒也清查牛馬房宿弊言出桂蕚臣實與之至今內外典牧者失利此又何等覯怒也省災停止　仁壽宮工役有揚言於　朝以爲臣與桂蕚倡之實欲基莫測之禍此又何等覯怒也凡此特爲大畧而已夫始而覯怒禍及一身一家而已既而覯怒爲

一部一院而已今而覩怒則爲天下萬方矣
非　皇上之明眞如日月照臨於上臣雖一
日有不能安其位者也夫阿意從人者人反
以爲通而衆好焉守正奉法者人反以爲迂
而衆惡焉毀言所由興也臣平生不志溫飽
不事產業年過五十守祖父薄田數十畝未
嘗有求于人今竊厚祿已媿難勝不義之財
奚啻糞穢故臣自講禮以來攻擊之章無慮
百千萬言終莫有以貪汚加臣者且臣自

簡命內閣已請　敕旨嚴爲私門之禁謝絕內
外之交　天地鬼神日臨之者近尚有內臣
王岱假稱駈騙事之是非已悉具　聞候提
干證人到一鞫可自恐終未免覩怒之多而
毀言之由興也惟　皇上加察之而已昔齊
威王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國人不治王於
是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毀言
日至然吾使人視之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
事東方已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

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
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
趙攻鄄子勿能救衛取薛陵子勿知是子厚
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
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
盡其誠齊國大治夫齊威王猶能明毀譽而
致大治況大聖人在上乎臣之援斯言也
非爲已也所以明人君辨忠邪之道也夫
當

大禮既定臣固嘗求退未蒙俞允及請焚黃
既得命中止乃繼承纂修之命不敢復
陳茲幸明倫之典告成公是公非大聖
人之所裁斷有賞有罰大聖人之所作爲
臣竊思與異議之輩將覩怒於萬世者也臣
之守正秉誠惟知有君非避難也非畏禍
也然商書有言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此臣
子之大戒也夫盈滿不戒天道所惡恩寵
過常人情所忌夫古之事君者善則稱君過

則稱已今之事君者恩則歸已怨則歸人誠
難爲也蔡澤有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
在今日分當求退第受 恩深厚不忍遽以
爲言又敢過受非分之 恩澤乎伏願
皇上體 上天惡盈之道察愚臣知止之心容
臣辭此 恩典得 賜退謝則始而 君臣
之相遇終而 君臣之相保誠爲古今之所
難者然使臣之進退以道則
大典之書尤是以推重於後世矣

再辭

伏承
聖諭以酬勞報功 朝廷之事人君不易之典
令臣勿得過爲辭遜輒云求退且許臣以抱
義懷忠責臣以展布忠誠反覆懇切臣伏讀
不勝感泣夫豚魚尚孚忠信草木知報春暉
臣受 皇上知遇之恩如 天地父母豈敢
不思圖報也哉竊謂 大禮之議 父子大
倫實

皇上親自提挈臣不過因事推明而已　大典之成是非大權實　皇上親自總攬臣不過因文纂述而已夫何功之有昔舜之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故臣於此所以終有所不敢自安者也蓋嘗論之古之君臣所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惟在君明用舍之道臣明出處之分焉耳爲君不明用舍之道則失臣爲臣不明出處之分則失身臣之所以爲　皇上懇切言者爲是故耳非敢忍心求退以負聖明也夫人君莫貴於知人故觀人之法在人君所宜加重者也宋儒朱熹有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熹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

兩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
磊磊落落無纖毫可擬者必君子也而其依
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
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
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
其形于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
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
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朱熹爲言如
此願　皇上日取而觀入焉則用舍之道必
自明矣臣愚日取而自觀焉則出處之分又
安敢不明哉夫君臣之義莫逃於天地之間
臣昔當釋褐之初已不負
皇上今居輔弼之列尚忍負哉第臣願爲忠良
之臣不願爲寵幸臣也夫毀譽之言多出好
惡仰惟
聖明察焉

論　興獻謚禮

前者欽蒙　諭內閣謂加上　獻皇帝尊謚世廟行禮用樂禮部所具儀注還欠明白臣等俱不能無罪也自古謂議禮之家名爲聚訟然非稽考古制終無以一紛紜之說也但禮部多是抄寫舊儀內閣官又無定見所以前者往往所擬儀注俱各謬戾臣伏念　皇上成一代大典立萬世綱常今加上　孝惠皇太后一太字以明世代以別尊卑加上　獻

皇帝尊謚　章聖皇太后尊號以極徽稱實孝
之至也禮之大成也行禮儀節誠不敢不講
也謹以切要處條開并檢家禮儀節二條
上請伏乞
聖明裁斷謹具　奏　聞
計開
一　聖諭當改題　神主此第一義也已喚
醒人心矣按古禮　神主乃　神靈所依
爲體至重　國朝大學士丘濬嘗按朱熹
家禮輯爲儀節其追贈一條雖爲士大夫
之禮實達于　天子夫　人君托天以
尊謚其親猶士大夫以　君恩追贈其親爲禮
一也是日宜先改題　神主加上　尊號
主成然後行禮故家禮儀節先有改題神主之
文次有宣制辭之文蓋　天子　尊親之
上　冊寶猶士大夫之宣制辭也若不改
題　神主同日行禮則　神主猶仍舊稱
遽上　冊寶恐非禮之實也故家禮追贈

之條最爲可據或謂改題　神主與上
冊寶自是兩事或謂當先日改題　神主
或謂當後日改題夫　尊謚專加于　神
主者　冊寶乃因以宣告之者也豈得謂
之兩事在先日止宜告知若後日改題又
行奉安禮則連日之舉似爲太瀆又奉安
禮止是初遷　主入　廟時事今改題
神主成行初獻禮上　冊寶再行二獻乃禮之
次然亦不失奉安之義矣凡此皆不宜遣
人代攝者同日畢事禮也
一禮部初擬百官用朝服　廟中誠無有用
朝服之禮今用祭服　聖諭至當也
一禮部初擬用教坊樂　廟中誠無有用教
坊樂之禮今用太常雅樂　聖諭至當也
一禮部初擬三獻不用樂此　廟中之大有
事當如時享儀庶得禮樂之全也
一奉慈殿行禮雖有　殿　廟內外不同
一均宜改題　神主事體當如　世廟儀

一禮題　神主宜止用繕書者書之今中書
官是也

再議　興獻尊謚禮儀

伏蒙
聖諭令臣等議加上　獻皇帝　尊謚禮儀臣
竊謂一代典禮此其大成也故一得之愚
不容不竭仰惟　聖明裁斷豈敢自以爲必
然哉茲承　聖諭令臣再加詳議來聞謹復
條開于后伏乞　聖明加覽謹具　奏　聞
計開
一　聖諭子受爵於君追贈其祖父在未宣

制之先可也今加上 尊謚非從生者位
焉既曰請命于 天便當在後改題明矣
其上
冊寶宜在讀祝三獻之先可查 聖祖昔上
德懿 熙 仁 四廟禮儀行臣謹考
太祖高皇帝實錄洪武元年春正月一日壬
申朔命禮官書四代 皇祖考妣神主
四日乙亥于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上帝皇祇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
即位於郊壇南丞相率百官北面行禮呼
萬歲者三禮畢 上率世子暨諸子奉
神主詣
太廟追尊四代 祖考妣爲皇帝皇后奉上玉
寶玉冊每廟牲幣祭器及禮儀樂舞同郊
壇祭退訖遂命世子先至社稷壇立石
上至行禮如家廟儀畢事 上遂御奉天殿百
官 上表賀按此 聖祖于洪武元年正
月四日乙亥追尊 德懿 熙 仁

四廟 尊號奉 上冊寶已先於正月一
日壬申 命禮官書四代 皇祖考妣神
主則改題 神主在先可見矣又按此
上率世子暨諸子奉 神主詣 太廟追尊四
代 祖考爲皇帝皇后奉 上玉冊玉寶
則 神主之成在先上 冊寶在次又可
見矣又按此祭退訖社稷壇行禮如家廟
儀畢事 御奉天殿百官表賀則上 冊
寶後無復有至家廟行改題 神主之禮
又可見矣今加上 獻皇帝 尊謚誠與
聖祖昔上 德 懿 熙 仁 四廟尊謚事
體相同其改題 神主與上 冊寶皆是
上 尊謚內一行事宜也況今 獻皇帝
神主止三字之稱加上 尊謚乃九字之
稱是日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神主止
上 冊寶則是日祝文必止宜仍用三字
之稱是禮爲虛行矣如祝文用九字之稱
而 神主尚未改題祝文所稱與 神主

又不相當此家禮載大夫士之禮所以必
改題　神主在先讀祝行一獻禮然後宣
制辭再行二獻禮意實有在也昔周武王
追王太王王季正所謂從生者之爵禮也
又禮子無爵父之義今
皇上加上　獻皇帝　尊謚正所謂托　天以
謚之禮也朱子家禮雖爲士大夫言實可
達於　天子者疑無二道也夫在　廟主
爲重上　冊寶宣讀之者所以使　神靈
知之者也　神主實所以依神恐未有
神主仍存舊稱先行上　冊寶之禮今有爲言
者以爲此日專爲上　冊寶待禮成後改
題　神主夫　神主若未改題止上
冊寶此禮實未成也茲皆前者禮部舊儀相襲
之誤至今未之有改者矣初臣等愚昧俱
不能議及改題　神主一節　聖諭示及
此心即豁然矣今日會六部尚書桂萼鄒
文盛方獻夫王時中都御史李承勛皆欽

服 聖明之見非諸臣所能及也其論上
尊謚禮儀亦僉曰宜先改題 神主次上 冊
寶乃禮之次誠當同日而畢事者此非臣
一人之私見也
一粉主用水不用油者夫 神主至重貴質
一成而不可易故木無他飾用水粉亦庶
可代遷時刷洗改題稱號及旁注如用油
便應用刮削非所以示安重也與神位不
同若神位可粧飾也
一 聖諭預告及奉安禮如不用祝帛一獻
等儀只可用祝者一人以爲詣告奉安之
意亦不必用祭儀欽此臣愚誠恐一時禮
儀係萬世典則伏乞 聖明垂覽加察上
稽
聖祖之制下采諸臣之言當令禮部審處具儀
宜先改題 神主 主成加上 冊寶爲
禮之正誠然止當先期用祝者以爲詣告
其奉安之禮宜不必復行此臣犬馬之誠

所宜自盡如 聖意斷然以先日上 冊
寶後日方改題 神主此則禮制出自
天子臣無敢復爲妄議也

請平潞州議賊

臣昨承
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
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
法撫勦仰見 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
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者臣昨因同官
臣一清具疏所見既同已附名回奏矣及退
思省益加悚懼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
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

安天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　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　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

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爲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爲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自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日之有陳卿也裴度謂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

爲京輔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
藩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爲高下猶今日各處
强獷之徒或視潞城爲高下也其謂　朝廷
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
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
老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爲罷兵之
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爲此言者栢耆以策
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已之說
也唐則元惡就擒栢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
日乃不仗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
大憝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已之
策縱使有濟亦非　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
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鬼蜮以制
亂賊豈爲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臣愚不知古也第　朝廷綱紀
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者大同之變
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强獷不逞者動以藉
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

之不逞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
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
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
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緣邊風聞
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
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
不可撫何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
而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
已戮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
尚在殺軍官二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算誠不
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
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
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爲國
盡謀者竊願効焉伏惟
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
比夫豈斷有不足者哉必不然矣韓愈爲平
淮西碑詩曰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
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

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
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
之臣敬爲
皇上頌焉惟
聖明俯賜裁察

請定服制

茲者 大行皇后崩逝喪服禮制初蒙
皇上親定下之內閣參詳條列上請當奉 欽
依禮部已揭示中外頒行矣續蒙 聖諭又
欲從殺令禮部更復具儀臣仰見 皇上以
兩宮皇太后在上不敢以卑加尊是以欲爲降
殺誠非故爲恩紀之殺也臣謹按記曰古者
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
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

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又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周景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三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蓋古禮父爲子夫爲妻皆服報服三年故叔向以爲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者此也觀此則周天子當時尚爲后服三年之服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正此之謂也後世夫爲妻始制爲齊衰杖期父母在則不杖夫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

然特爲旁期言若妻之喪本自三年報服殺
爲期年則固未嘗絶者也今古制不可復矣
皇上爲　后服期以日易月僅十二日臣子爲
君母服三年以日易月僅二十七日較諸古禮
已至殺也殺而又殺則至於無矣仰惟
皇上講求典禮爲萬世立綱常漢宋以下之陋
習一洗而空之孰不以爲　堯舜之主不世
出也伏乞　俯察臣等愚誠實欲効忠非有
他也　特勅禮部無復更變請　皇上宜服
期十二日　皇上宜容臣子素冠服終二十
七日不然則恩紀不明典禮有乖臣等何恐
令後日史臣書曰天子不成后服自　皇上
始乎　皇上亦何恐令後日史臣書曰臣子
不終君母之服自臣等始乎臣感激惶懼莫
知所云伏祈
聖明亮察焉

應制陳言

臣伏承

聖諭近上天示戒長庚星見朕心恐惕其何以爲弭之方卿其言之欽此臣嘗聞先儒許衡有言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

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
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
不拔之業未見其比也恭惟　皇上存心天
下加志窮民以堯舜之道求堯舜之治則夫
遇災而懼修德正事以回　天心變災爲祥
者又豈漢文景之可比乎夫君聽存乎廣遠
臣言貴乎切近臣居輔導之職固所宜言況
皇上開之使言言之敢不自切近始乎謹以四
事開陳于后漢申公嘗曰爲治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伏乞　聖明加之意焉
一審幾微臣嘗聞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易曰
知幾其神乎中庸曰莫顯乎微又曰知微
之顯夫謂之幾也者發於彼者實由於此
也微也者見於外者實本於中也此致治
之第一要緊處孔子所論一言興邦一言
喪邦明幾微之當審也仰惟　皇上大居
敬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聖學緝熙眞得堯
舜精一之傳者也有　君如是何恐負之

切見在位之臣有不思國體之重不揣事
變之難每託爲體國愛民之言有似忠信
者投幾而入乘微而起將有莫覺其爲非
者夫其言之眞善歟而
皇上從之天下之福也如其言之非善歟而
皇上從之非天下之福也如去歲　賜臣等銀
圖書各有名義攸存所以盡幾微之言者
也所謂以嘉謀嘉猷入告我后者也是固
用　先朝故事而　皇上虛心采納萬代
所無在臣等當日夜秪懼顧名思義以求
無負我
皇上付託之重可也孔子曰幾事不密則害成
宋司馬光曰某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無
不可對人言者耳夫幾事不密則害成迨
夫事之已成則必有益於君國無不可對
人言者斯可矣臣愚雖無嘉謀嘉猷入告
然有問則對因事論事亦不自知如何固
有難逃於　聖鑒者矣第恐　皇上圖書

之賜所望於臣等固無不善而臣等所以
用之者或有未善耳自今而後願　皇上
審此幾微之言一有不公爲害甚大凡論
列天下國家利害臧否人物須勑令明
本開奏顯言于朝以存公平正大之體則
天地之情可見矣不然或以一人之隱言進人
或以一人之隱言退人倉卒更變莫知所
由使在位之臣互相猜疑人無固志久之
未免威福下移怨讟上及竊恐災變日生
誠非國家之福也

二專委任臣嘗聞宋儒范祖禹有言曰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舜臯陶所
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
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
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
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
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

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敎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此范祖禹之言實自古帝王致治之要道也伏願

皇上明以知人誠以涖下　勑令九卿等衙門俾各任其職務責其成無假公以相侵奪無挾私以相擠排至於各地方巡撫總兵

等官凡命將遣師但授以成　命俾各効職如所謂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不以遥度而有所撓不以間言而有所疑庶幾內外臣工各行其志各任其患不被求全之毁不棄垂成之功而皆願戮力効死矣其眞有不奉公任職者然後付之國法無容心焉如此則　皇上眞如天運於上而庶司百府如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天下不勞而治矣

三惜人才臣嘗聞宋儒程頤有言曰君道大要以求賢育才爲先又曰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爲良善綏侂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絶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絶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絶人此程頤之言實有補於君道者也仰惟　皇上聰明睿智固無所不察而包含徧覆誠無所不容近年在朝諸臣因論議阿比獲罪戾者多矣固

未必爲君子也惟在
皇上化之綏之而已其爲小過者尚宜赦之夫
天生大聖大賢固不常而生大姦大惡亦
不數惟中才最多苟以小過而盡棄之天
下無全人矣昔子思居衞言苟變於衞君
曰變之才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得此人
則可無憂於敵矣衞君曰吾知其才可將
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
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用人猶匠之用
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
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以其所妨者細也今
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
干城之將此不可聞於鄰國於是衞君再
拜曰謹受教矣今以戰國之君猶知納言
惜才如此況今日 大聖人純心用賢者
乎茲當考察在即伏願
皇上念人才之難得小過之當赦 勑令吏部
都察院惟公與明公則不以偏私求備明

則不以毀譽亂眞所以廣　皇上含弘之
道成聖人育才用人之善者宜不出此也
四求民隱臣嘗聞程頤有言曰四海之利病
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
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
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
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仰惟
皇上切於愛民然九州之遠四海之廣民情土
俗有不同而利弊興革有難槩論者也今
當天下官員入覲之期正敷奏以言之日
其知之宜無不眞言之宜可以盡者也乞
勑吏部令來朝守令官各以所司地方民情利
弊白之監司監司采擇可否白之吏部吏
部類聞請自　上裁如果有某利當興某
弊當革吏部下之監司監司下之守令以
程其功能庶將來地方安危之責有所歸
矣然識時務者在豪傑間有能敷陳
朝廷之政籌畫邊方之策者皆許其盡言而采

納之則嘉言罔攸伏而天下賢才亦可得而知矣

定淑妃從遊 聖母禮

伏承

聖諭重陽節上奉 兩宮遊賞即承

聖母 慈訓欲令 皇考淑妃從遊臣按古禮天子出祀郊禖后率九嬪御由是言之

聖母出遊 淑妃從之宜也雖然 后與妃尊卑之分嚴矣昔漢文帝有慎夫人嘗與皇后同坐席袁盎引卻慎夫人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 淑妃從 聖母出遊酌禮之宜當

兩宮坐席餘　淑妃宜羞禮豆既畢而退無與
坐席或別爲設席可也又伏承
聖諭　淑妃爲朕　庶母不知如何以行其禮
臣按古禮庶母爲父妾之有子者衆子爲之
義服緦麻無子者無服　淑妃雖生　善化
長公主在禮　天子絶期親而況於緦麻乎
淑妃固爲　皇上　庶母然從　聖母出遊
壓於所尊恐不宜別爲行禮蓋禮家無二主
尊無二上也臣愚見如此未知當否

論洪範稽疑

謹按洪範稽疑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蔡
傳以之分屬五行今講臣以驛克二字分屬
金土爲未安欲互更之臣愚以爲五者分屬
五行恐通爲未安者也考之周禮大卜篇註
有云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圛曰蟲曰尅由
是觀之則書之古文霽字作濟蒙作蟲一作
雺驛作圛克作尅且先圛而後蟲夫今文古
文字面不同次序亦異其意義本難强通者

也考之漢儒孔安國傳曰雨龜兆形有似雨者霽有似雨止者蒙謂陰闇圜氣絡繹不連克相交錯此蓋蔡傳所宗以爲說者然孔安國本以氣色爲言未嘗以五行分屬也鄭玄註曰雨者水之體氣如雨氣然曰霽者兆之光明如雨止曰雰者氣不澤鬱冥也曰圜者色澤者曰克者氣色相犯入夫鄭玄解圜曰色澤者是又非絡繹不屬之義矣將可屬之金乎屬之土乎又考之唐儒孔穎達疏曰雨霽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絡繹氣不連屬則蒙爲氣連蒙闇也鄭玄圜爲明言色澤光明也雰者氣鬱冥也自以明闇相對與孔異王肅云圜霍驛消滅雰闇冥也克兆相侵入蓋二坼相交也是孔穎達合論孔鄭二說之異同因表王肅解圜字又有霍驛消滅之義矣將可屬之金乎屬之土乎臣竊以爲漢唐諸儒之說雖字義不同然皆止以氣色言之未嘗以五行分屬也蔡氏傳從孔安國所

釋之義復參已意而以五行分屬之此所以
牽致拘纏牽繞而意義難通矣夫卜兆以金
木水火土爲體以雨霽蒙圍克爲色各有其
義五色誠難分屬爲五行者也考之周禮太
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
頌皆千有二百鄭玄註云體有五色又重之
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圛
曰蟲曰尅是則雨霽圛蟲尅者所以占色者
也賈公彥疏云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
兆之體是則五行者所以占體者也周禮凡
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
玄註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
璺也兆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晦
明賈公彥疏云體兆象也者謂兆之墨縱橫
其形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灼龜之四足
依四時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
下向足者爲水兆斜向背者爲火兆斜向下
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兆象也色兆氣也

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也者據兆之正豐處爲兆廣坼兆璺也者就正墨傍有奇豐罅者爲兆璺也考此則知卜龜有體也色也墨也坼也洪範獨舉色以該體而墨坼於是乎在矣賈公彥所謂四者相因而有是也後世雖占法不得其傳而卜人揚火作龜以致其墨凡所謂體有五色固猶有顯然可徵者矣況一體迭見五色一色迭週五行故變通無窮離而分屬之則不能變而又有窮矣豈知卜筮之道者乎故此下文衍忒二字最爲緊要朱熹嘗解之曰衍推忒變也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體色墨坼方功義亏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朱熹解說衍忒二

字之義如此明白蔡傳乃不之用而自爲說曰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夫卜筮本是稽疑以定吉凶今蔡傳乃止謂推人事之過差不亦誤乎夫洪範九疇大法也本以皇極爲主故皇極居中而八疇統焉夫八疇之目各自有數其事亦各自有義蔡傳因以五事本於五行又以庶徵本於五事緣此遂槩以雨霽蒙驛克分屬五行殊不知雨霽蒙驛克貞悔其數凡七而非五也因謂卜用五遂分屬五行然則謂占用二者亦可分屬二氣否乎況疇內有協用五紀嚮用五福之類皆是五數亦可以分屬五行否乎於此可見其拘纏牽繞爲說未安也臣觀蔡傳之誤殆不止此諸儒說經之誤殆不止蔡傳朱熹嘗言曰自漢以來諸儒說經都是說夢臣謂漢唐諸儒此等之說猶爲近似若蔡傳之說則離而遠之矣

星變疏

臣嘗竊聞

天心仁愛人君故先出災變以警示之仰惟

皇上敬天法祖厲精圖治其心眞與

天相與流通無間然者矣茲者本月十七日立

春之夜有妖星光芒見於西南占者以爲長

星此實臣下奉職無狀所致也臣連日祗懼

不敢不言按妖星有三曰彗曰孛曰長皆五

行之氣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爲殃災其占

畧同而其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
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長參之如掃帚長星光
芒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亦彗屬也
彗體無光附日而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
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
長或短芒之所及則爲災今是星光芒起天
庾直入參度貫西方七宿天庾三星在婁宿
五度積儲粟之所也五廩天囷軍市軍井參
旗皆爲所掃其分野則屬魯大梁趙冀秦晉
又凡妖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淺期
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
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
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審以察
之其災必應此俱出文獻通考象緯考可考
也又按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正月彗星見昴
三月至東壁滅占曰彗星爲兵入除穢昴爲
邊兵彗星出之爲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
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

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晉太元十五年七月有星孛于北河色白長十餘丈八月乃滅占曰北河或一名胡門有兵喪宋治平三年三月彗出營室東行別有白氣一橫天貫北河彗長丈五尺有孛氣如一升器積六十七日滅占曰白氣長星也孛器孛也爲兵喪水旱飢疫之災此皆以妖星論者也又按晉光熙元年十二月有白氣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見五日乃滅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彌起青徐汲桑亂河北毒流天下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夜西方蒼白氣長五十尺貫天船至東井占曰主兵動宋仁宗康定二年八月夜東方有白氣長十尺許在星宿度中至十日長丈餘衝天相居星宿大星南九十餘日沒慶曆三年正月中天有白氣長二十尺向西南行占曰邊兵憂宋英宗治平四年二月蒼白雲起南方長三丈闊尺貫南門星主兵出宋神宗熙寧七年蒼白雲起西南方長二丈闊

尺經中天白氣如帶主兵宋孝宗乾道元年正月夜白氣出奎漸上經婁胄昴貫畢入參占主殺伐主邊城三月夜白氣自參宿至角宿與天漢相接占有暴兵此又皆以雲氣論者也昔宋儒眞德秀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朱熹曰商中宗時有桑穀竝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高宗能用祖巳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仰惟

皇上修德應

天其變災爲祥疑無足爲慮臣竊恐目下四方凶荒盜賊由起惟在於任用得人焉耳今者在　朝之臣雖充布大位然眞足以勝錢穀甲兵之任者誠未見有幾宜

勅吏部會同九卿衙門從公論薦老成者數人
其人足當總制之任其人足當饋糧之任分
布京職以備緩急之用取其才畧其小過不
然則臨敵求將遇事責成彼不惟各相推托
而其才實不足勝任而誤國敗事矣此臣懇
懇之心惟
聖明垂察焉